

生活与 命运 中

[苏] 瓦·格罗斯曼 著



生命 生活 与 命运

中

[苏]瓦·格罗斯曼著 陆肇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二部

1

后方的人们看到一列列军运列车开往前线，心里充满了醉人的喜悦，他们觉得，正是这些大炮、这些油漆一新的坦克，必将用于实施梦寐以求的重大行动，从而迅速赢得战争的美满结局。

刚从后备队调来的新兵登上军车时，情绪格外亢奋。年轻的排长们仿佛见到了一道道装在盖有火漆封印的信封里的斯大林指令……当然，稍有经验的人绝不作这种遐想，他们喝着开水，把风干的鲤鱼在小桌或皮靴上敲得嘣嘣响，津津乐道于少校的私生活以及前一个枢纽站上以物换物的行情。但经验丰富的人却已经预见到通常会发生的情景：部队在靠近前线的地带，在某个只有德军俯冲轰炸机知道的偏僻小站下车，新兵们在遭遇第一次轰炸之后，喜悦的心情就会丧失殆尽……人们由于途中睡眠不足而面部浮肿，但下车后依旧得不到片刻小睡，日日夜夜的行军，没有时间吃饭、喝水，发烫的马达吼声不断，震得太阳穴发痛，驾驶员累得连操纵杆也握不住。但指挥官已读够了密电，听够了无线电播话机传来的叫骂：指挥部下令必须尽快堵住缺口，这里谁也顾不上新兵部队在射击训练方面成绩如何。“快！快！快！”部队指挥官的耳朵里只轰响着这个字眼，于是他如法炮制，不敢耽搁，拼命催赶。往往是部队还没有停稳，还

来不及侦察地形，就投入了战斗，有个疲乏而焦躁的声音在喊：“立即组织反攻！就沿着这些小丘，那儿我们的人连鬼都没有一个，敌人却在拼命逼近，把坦克压过去，叫他们全完蛋！”

于是，在坦克驾驶员、报务员和瞄准手的脑袋里，德机空袭的吼叫声、地雷的爆炸声便跟行军途中日夜不息的隆隆声混成了一片。

在这里，战争的疯狂性变得分外明显：过了一小时，就出现了它的杰作——一辆辆烧焦坦克的尸骸冒着黑烟，坦克上的炮被炸断，履带脱链。

几个月的彻夜训练结果在哪儿？炼钢工人、电气工人的尽心尽力，顽强劳动的成果又在哪儿？

上级长官为了掩盖把从后备队调来的部队仓促、草率地投入战斗，为了掩盖这支部队近于无谓的牺牲，却给上面发去一份标准化的战报：“由于后备部队在行进中参战，致使一段时间内敌军的推进受挫，从而使我有可能重新配置自己的兵力。”

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个劲儿地狂喊“快！快！”，如果他让他们有可能去侦察一下地形、避开那片布雷区，那么，这些坦克即使在交战中不能起什么决定作用，至少也能拼上一阵，给敌军制造麻烦并造成很大的不利。

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开往前线。

没有打过仗的、年轻而天真的坦克兵们觉得，正是他们将参加决定性的战役。而那些吃过苦头的前线战士则嘲笑他们：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和全军中最出色的坦克营营长法托夫很清楚通常会发生什么，他们见过不止一次了。

怀疑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是些很实际的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鲜血和苦难丰富了他们对战争的认识。这就是他们胜过嘴上没毛的马大哈新兵的地方。但具有痛苦经验的人这回

却错了。诺维科夫上校的坦克军将要参加的战役，不但决定了战争的命运，而且还决定了千百万人战后的生活。

2

诺维科夫奉命一到达古比雪夫，就得同总参谋部的代表留京中将取得联系，并阐明最高统帅部关注的一系列问题。

诺维科夫原以为会有人来给他接站的，但车站军代表——一位目光游移不定、显得古怪的、同时又充满睡意的少校——告诉他，谁也没有问起过他。车站上无法跟中将通话，因为中将的电话号码保密到了无法使用的程度。

诺维科夫只好步行去军区参谋部。

他来到车站广场，顿时觉得有点胆怯，野战部队的指挥官们一旦置身于陌生的城市环境，通常都会有这种感受。生活中的自我中心意识一下子遭到了破坏——这儿没有电话兵递来话筒，也没有司机飞快地跑去发动汽车。

人们在铺着大圆石的街上奔跑，涌向凭票供应商店门前新出现的队伍：“谁是排尾？……我排在您后面……”

在这些把牛奶桶晃得乒乓响的人们看来，似乎天底下的头等大事，就是在食品商店强行拉开的门前排队。诺维科夫特别气愤的是，那些迎面遇见的军人几乎个个拿着包裹，提着箱子。“应该把这些狗崽子召集起来，用军车送到前线去，”他暗暗想道。

难道他今天能见到她？他一边在街上走，一边思念她。哈啰，叶尼娅！

在军区司令办公室里，同留京中将的会面时间不长。谈话刚开始，总参谋部就给中将打来电话，请他火速飞往莫斯科。

留京向诺维科夫道了声歉，开始打市内电话。

“玛莎，情况都变了。‘道格拉斯’天一亮就起飞，请转告一下安娜·阿里斯塔尔霍芙娜。几麻袋土豆还在国营农场，我们来不及去取了……”他那张苍白的脸上厌恶而痛苦地皱起了眉头，显然，他打断了对方通过电话线传来的没完没了的唠叨，说：“怎么，难道你要我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我太太的大衣没有缝好，所以不能上飞机吗？”

中将放下话筒，对诺维科夫说：

“上校同志，您认为坦克的行进装置能符合我们对设计师提的要求吗？”

这种谈话使诺维科夫很不舒服。在军部呆了几个月，他学会了正确判断人，确切些说，是判断他们办事的分量。凡是到他坦克军里来的特派员、各种委员会的头儿、代表、监察和教官，他都能迅速无误地掂量出他们的轻重。

他知道“马林科夫同志要我向您转达……”这句低语的含义，他还知道，有些佩戴将军肩章、胸前挂满勋章的人尽管口若悬河、吵吵嚷嚷，却无法搞到一吨索拉油，无法任命一个仓库保管员或撤换文书。

留京活动的范围并不在国家的主要部门。他只是在为统计部门、代表机关了解概况而工作，所以诺维科夫一边跟他谈话，一边开始不时看表。

将军合上了很大的记事本。

“很遗憾，上校同志，没时间了，天一亮我得飞往总参谋部。真是太糟了，要是把您也叫到莫斯科去有多好。”

“是的，中将同志，说得对，要是连我指挥的坦克一起都叫去更好，”诺维科夫冷冷地说。

他们道了别。留京请对方向涅乌多布诺夫将军转致问候，留

京曾同他一起共过事。诺维科夫踩着宽敞办公室里的绿地毯出来，听见留京在挂电话：

“请给我接国营农场第一把手。”

“他在抢救自己的土豆了，”诺维科夫暗自思忖。

他朝叶夫根妮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住所走去。记得在一个闷热的夏夜，他从烟尘滚滚的草原撤退回来，就曾经走近过她那所位于斯大林格勒的住宅。现在，他又再次朝她家走去，当初的他与如今的他似乎已恍若隔世，但去时的心情却依然如故，他还是他，还是同一个人。

“你将属于我，”他想，“一定会属于我。”

3

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墙壁特厚，这种守旧的房子赶不上四季的变化：夏天依然保留着阴凉的潮气，而在秋寒时却不肯同多尘的闷热分手。

他按按门铃，从打开的门里迎面扑来一股闷热的气息，于是，他在塞满压瘪的篓筐与箱子的走廊里见到了叶夫根妮娅·尼古拉耶芙娜。他望着她，却看不见她雪白的头巾、墨黑的衣裙，看不见她的眼睛、面孔、手臂和肩膀……仿佛他不是用眼睛、而是用那颗没有视觉的心看见了她。而她则惊叹一声，身子微微后倾，就像因意外而受惊的人通常作出的反应。

他问了声好，她也回问了句什么。

他朝她跨近一步，闭起了眼睛，此刻他既感到生命的欢乐，又愿意当即在这儿死去，她温热的身体碰到了他。

为了体验他从未体验过的幸福，原来既不需要眼睛，也不需要思想，甚至不需要言语。

她问了句什么，他作了回答，随后在幽暗的走廊里跟着她朝前走，一边紧拉着她的手，就像一个害怕独自留在人堆里的小男孩。

“这走廊好宽，”他想，“连‘克伏’型坦克都能通过。”

他们走进一间房间，窗户面朝着邻屋一堵无门无窗的墙。

房内靠墙对放着两张床：一张床上铺着灰色毯子，枕头被压出浅窝；另一张罩着雪白的花边床罩，枕头被拍得松松鼓鼓。床头挂着好几张明信片，上面画着新年礼物、复活节身穿晚礼服的美女、从蛋壳里往外钻的小雏儿。

桌上堆满一卷卷绘图纸，桌角放着块面包、半个蔫了的洋葱头、一瓶葵花子油。

“叶妮娅……”他说。

她的目光通常犀利而尖刻，此时却变得特别而古怪。她说：“您饿了吧？是顺道而来？”

显然，她想破坏并击碎自己内心已经产生、已经无法击碎的某种新的感情。眼前的他已经今非昔比，他有权指挥好几百人，指挥那些阴森森的战斗机器，可是此刻却像一个不幸的少年，眼睛里充满了哀求的神情。她被这种不相称弄得心慌意乱，很想对他抱居高临下的、甚至怜悯的态度，不去想他的魅力。她曾把自由看作幸福。如今自由在渐渐离她而去，可她感到幸福。

突然，他开了口：

“哪儿的话，难道你还不明白！”说完，他又再次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她又在说什么，心里重又充满了欢乐，以及与之相连的另一种感觉——哪怕即刻死去。她搂住他的脖子，温泉般泻下的头发罩住了他的前额和腮帮，于是他透过披散的深色头发形成的幽暗，看见了她的眼睛。

她的窃窃私语淹没了战争，压倒了坦克的轧轧声……

傍晚，他们就着开水吃面包，叶妮娅说：

“首长已经吃不惯黑面包了。”

她端来了放在窗外的一锅荞麦粥，泡大的米粒冻成青紫色，表面蒙着一层冰凉的小水珠。

“真像波斯紫丁香，”叶妮娅说。

诺维科夫尝了一口波斯紫丁香，暗想：“糟透了！”

“首长吃不惯啦，”她又说了一遍，于是他想：“幸亏没有听格特马诺夫的话，幸亏没有带食品来。”

他说：

“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布列斯特附近的一个空军团里。飞行员们奔向机场。这时我听见有个波兰女人在喊问：‘他们是什么人？’一个波兰男孩回答她，‘是俄罗斯士兵。’——这时我才特别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你该明白，我一辈子都知道自己不是土耳其人，但当时我的整个灵魂都在轰鸣：我是俄罗斯人，我是俄罗斯人。说实话，战前我们受的是另一种教育……今天，正是在此刻，在我最美好的日子——我望着你，又像当初那样感受到俄罗斯的痛苦，俄罗斯的幸福……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他问：“你怎么啦？”

她的眼前闪过克雷莫夫头发蓬乱的脑袋。天哪，难道她要跟他永远分手？正是在这幸福的时刻，她觉得无法忍受跟他永久的别离。

在这瞬息之间，她觉得自己马上会把今天的日子、眼前这个亲吻她的人说的话，跟逝去的岁月连成一体，猛然了悟自己内心的生活历程，看到无法看到的灵魂深处——那儿正在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这房间是一个德国女人的，”叶妮娅说，“她收留了我。这是她那张天使般洁白的床。我这辈子从未见过比她心地更善良、

更软弱的人……说来也怪，就在跟德国人打仗的这些日子里，我仍然坚信她是全城最善良的人。很怪，是吗？”

“她很快就会回来？”他问。

“不，同她进行的战争已经结束，她被赶走了。”

“谢天谢地，”诺维科夫说。

她很想告诉他，自己很可怜克雷莫夫，克雷莫夫被她抛弃以后，既没有写信的对象，也没有渴望要见的人，剩下的只是寂寞，无望的寂寞与孤独。

与这个想法同时产生的还有另一个念头：想讲讲利莫诺夫、沙尔戈罗茨基，讲讲同这些人有关的新鲜而好奇的谜。她想告诉他，珍妮·亨利霍芙娜曾经偷偷记下过沙波什尼科夫家姐妹们小时候讲的那些令人发笑的话，记录这些话的几本练习本就摆在桌上，不妨念念。她还想讲讲登记户口的经过，讲讲那位登记科科长。但她对诺维科夫还缺乏信任，他使她感到拘谨。她要讲的一切，他想听吗？

真是奇怪……她仿佛重新在经受跟克雷莫夫的决裂。她在心灵深处始终觉得一切还可以弥补，逝去的还可以追回。这曾经使她聊以自慰。而在此刻，当她感觉到了那股卷走她的力量，内心却出现了痛苦与慌乱——难道过去发生的一切将永远成为过去，难道再也无法挽回？可怜的，可怜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凭什么他要遭受那么多的苦难？

“以后会怎么样呢？”她说。

“你会改姓我的姓：叶夫根妮娅·尼古拉耶芙娜·诺维科娃，”他低语道。

她笑了起来，直视他的脸。

“你是个陌生人，十足的陌生人。说真的，你是什么人？”

“我也不清楚。但你一定会姓诺维科娃。”

她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实，给他杯子里添满开水，问：

“再来片面包？”

突然又说：

“要是克雷莫夫出了事，残废或是坐牢，我就回到他身边去。这一点你要记住。”

“他干吗会坐牢？”他阴郁地问。

“理由还少吗！他是共产国际的老成员，托洛茨基认识他，读了他的一篇文章后曾经称赞说：‘像大理石一样漂亮！’”

“那就试试看，要是你回到他身边，他准会把你轰出来。”

“不用你担心，这可是我的事。”

他跟她谈，战争结束后她会成为一幢大宅里的女主人，这幢大宅不但漂亮，而且还有花园。

难道过去的一切永远过去，一辈子无法挽回？

不知为什么，她希望诺维科夫能够清醒地理解：克雷莫夫聪明而且富有才华，她仍旧依恋着克雷莫夫，何止依恋，——而是仍爱着他。她不愿诺维科夫嫉妒她对克雷莫夫的感情，然而眼下无意识所做的一切偏偏又是为了逗起他的醋意。她恰恰只对他一个人，透露了当初克雷莫夫只跟她一人讲过的私房话——托洛茨基的称赞。“要是当年有人知道了这件事，克雷莫夫未必能在一九三七年幸存下来。”对诺维科夫的感情要求她高度信任他，于是她便把自己伤害过的那个人的命运托付给他。

她思绪万千，想到了将来，想到了今天与往事，只觉得百感交集，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母亲、两个姐姐、外甥、薇拉——几十个人都同她生活中发生的变化连在一起。要是诺维科夫跟利莫诺夫交谈，听对方谈诗论画，他不会感到羞耻，尽管他不知

道夏加尔^①和马蒂斯^②……他是个强者，一个真正的强者。所以她才被征服。战争即将结束。难道，难道她再也见不到尼古拉？天哪，她这是干什么呢！此时此刻不该想这些。谁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一切又会怎样结束。

“正是在此刻我才明白：我完全不了解你。我说你是陌生人，这不是开玩笑。大宅、花园——干吗提这些？你是当真的？”

“要是你愿意，战后我就复员，到东西伯利亚某个建筑工地去当工长。我们可以住在简易的家属宿舍里。”

这是真话，他没有开玩笑。

“何必住‘家属’宿舍。”

“非住不可。”

“你疯了。干吗要这样？”于是她心里在默念：“科连卡^③！”

“干吗不这样？”他害怕地问。

他既没有想将来，也没有想过去。他感到幸福。甚至几分钟后他们即将分手这个念头，也没有来惊扰他。他坐在她的身边，望着她……叶夫根妮娅·尼古拉耶芙娜·诺维科娃……他感到幸福。他不需要她的聪明、美丽和年轻。他是真正地爱她。起初他不敢幻想她作他的妻子。后来却年复一年做着这个美梦。即使在今天，他也像以往一样，动情地、胆怯地捕捉她的微笑和尖酸的谈吐。但他已经看到：她产生了新的感情。

她见他收拾东西准备动身，便说：

“是时候了，该去找那些发牢骚的弟兄们了，把我扔进翻滚的波涛吧。”

诺维科夫道别时才看出原来她并非那么坚强，女人总是女

① 夏加尔(1887—1985)，法国画家。

② 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③ 克雷莫夫的小名。

人——哪怕上帝赐给她清醒的头脑、冷嘲热讽的智慧。

“我有多少话想跟你说，可一句也没说，”她喃喃地低语。

但事实并非如此：那种能决定人们生活的重要感情，在这次见面时开始变得明朗了。他确实爱她。

4

诺维科夫向车站走去。

……叶妮娅，她慌乱的低语，赤裸的双脚，她温柔的低语，分别时的眼泪，他对他的魅力，她的苍白与纯洁、头发的芳香、迷人的娇羞、肉体的温热，他因自己那种工人士兵般的憨实而胆怯，又为自己这样憨实而自豪。

诺维科夫沿铁路走去，心绪成了一团发烫的迷云，突然这云团被一根冰针刺穿——这是掉队士兵的恐惧：军运列车开走没有？

他打老远望见了站台、棱角分明的坦克及其在大幅防雨布下凸出的金属肌肉、头戴黑色钢盔的哨兵、低垂着雪白窗帘的指挥部车厢。

他打一位肃立的哨兵面前经过，走进车厢。

副官韦尔什科夫因为诺维科夫没有带他去古比雪夫，心里还生着闷气，他一声不吭地把一份最高统帅部的密电放到桌上，电文命令：列车开往萨拉托夫，然后沿着阿斯特拉罕支线……

涅乌多布诺夫将军走进车厢包房，他没有直视诺维科夫，而是盯着对方手里的电报说：

“路线确定了。”

“对，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说，“但确定的不是路线，而是斯大林格勒的命运，”接着又添了一句：“留京中将向

您问好。”

“唔——”涅乌多布诺夫说，叫人猜不透这一声冷漠的“唔——”究竟针对什么：是对中将的问候还是对斯大林格勒的命令？

他这个人挺古怪，让诺维科夫感到有点可怕：一路上不管发生什么事——因给对开的列车让道而造成的临时停车、某车厢的轴箱出了点故障、列车调度员没有及时发出启动信号，涅乌多布诺夫就浑身来劲，说：

“姓名，你们把姓名记下来，这是故意破坏，应该把这坏蛋抓去坐牢！”

诺维科夫的内心深处，对那些所谓的人民敌人、富农帮凶或富农抱无所谓态度，他恨不起来。他从来不想把某个人关进监狱，送上法庭，在会上进行揭发。但他认为，自己这种温厚与淡漠是由于政治觉悟低造成的。

他似乎觉得，涅乌多布诺夫一见到人就会表现出警惕性，就会产生怀疑：“啊，亲爱的同志，你会不会是敌人呢？”前天他还跟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讲起过建筑师事件，说这批破坏分子企图把莫斯科的一些主要街道变成敌机的降落场。

“依我看，这是无稽之谈，”诺维科夫当时就说，“是军事文盲。”

此刻涅乌多布诺夫跟诺维科夫谈起了自己第二个心爱的话题——家庭生活。他摸摸车厢里的暖气管，谈起了战前不久自己在别墅里安装的暖气设备。

这个话题意外地使诺维科夫感到有趣而重要，他请涅乌多布诺夫当即画了一张别墅暖气设备略图，把图纸折好，放进自己军便服的夹层口袋里。

“以后有用，”他说。

不一会儿，格特马诺夫走进包房，他乐呵呵地大声欢迎诺维科夫：

“指挥官又回到我们身边啦，我们正打算给自己选个新头目呢，以为斯捷潘·拉辛丢下自己的弟兄们不管了。”

他眯缝起眼睛，善意地望着诺维科夫，后者对政委的俏皮话付之一笑，但心里却出现了惯常的紧张感。

格特马诺夫的玩笑开得很特别，似乎他对诺维科夫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用俏皮话暗示了这一点。瞧，眼下他这句话跟叶妮娅临别时说的那句何其相似，当然，这一定是偶然的巧合。

格特马诺夫看了看表，说：

“好了，老爷，轮到我进城了，不反对吧？”

“请便，缺了您我们不会寂寞的。”诺维科夫说。

“这话不错，”格特马诺夫说，“军长同志，您在古比雪夫总是不会寂寞的。”

这个玩笑可不是偶然巧合。

格特马诺夫在包房门口停住脚步，问：

“叶夫根妮娅·尼古拉耶芙娜身体可好，彼得·帕夫洛维奇？”

此时格特马诺夫表情严肃，眼睛里没有笑意。

“谢谢，很好，工作挺忙，”诺维科夫答道，为了转换话题，他问涅乌多布诺夫：“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您干吗不去古比雪夫溜溜？”

“那儿什么我没见过！”涅乌多布诺夫答道。

他们并排坐着，诺维科夫一边听他汇报，一边浏览文件，看完一份就搁在一旁，时不时插话：

“唔，唔，请说下去……”

这辈子诺维科夫向上司作过无数次汇报，上司在听汇报时